

# 楊絳在自己的園地結下碩果——讀《洗澡》

白杰明

楊絳從事著譯數十年，崇尚淡雅、含蓄的文風，不投人所好，她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是真正的文學作品。解放後知識份子經受第一次思想改造，時稱「脫褲子，割尾巴」，知識份子耳朵嬌嫩，改稱「洗澡」。

一部作品或一個作家要轟動一時，的確需要天時地利人和，缺一不可。楊絳雖然早「從心所欲」了，翻譯撰述幾十年如一日，而近十年佳作頻頻問世。即使如此，她的文章始終沒有像比她年輕得多、才疏學淺的時髦作家風行過，我猜想原因在天時地也利，只是人不和。所謂的人不和，是楊絳的文筆崇尚淡雅、含蓄的「遺風」，不投人所好。大陸讀者和評論界在精神極端空虛的迷霧中渴望着廉價的刺激、靈魂的手淫，或阿Q式「老子文藝獨一無二」的鎖國文學。在相當程度上（但決非全部），黨性文化被獸性文學（周作人語）所取代，而至今人性文學仍然微乎其微。愛情、偵探和武俠作品的泛濫證實了「黑幕小說」和「鴛鴦蝴蝶派」已死灰復燃了；而所謂的「嚴肅文學」在相當程度上被夾在自負盈虧的市場規律和黨國思想指導（經常是無形的、或內在化了的）的禁錮之間，免不了受「夾板氣」。

造成楊絳孤單的另一個原因是她缺乏小圈子文化的「哥們兒」為她効勞。中國大陸早已浩浩蕩蕩地跨入了媒體時代，沒有人替一個作

家鳴鑼開道，再好的作品也容易消聲匿跡。像楊絳這樣深居簡出、閉門造車的作家，在交際花型的作家和評論家眼裏，她簡直不識抬舉。

近年來，楊絳著述頗多，除了翻譯和理論的作品外，她的散文堪稱文革以來大陸文壇的奇葩。在浩瀚的文革文藝作品中，楊絳的《幹校六記》以及《丙午丁未年紀事》兩部是難能可貴的動人文學篇章。在這些貌似平平無奇的小文章中，楊絳不屑於驚世駭俗，更不求寫長篇議論，而是通過平實沖淡的文字寫下了自身的經歷，把自身和社會、小我與時代的關連非常巧妙地、省略的勾勒出來。

楊絳雖然辛勤筆耕有五十餘年（她的短篇小說早於三十年代行世），但她前年底才寫完了她第一部長篇小說，名為《洗澡》，近月在香港、台灣和北京同時發行。

## 「據實捏塑」的人和事

在小說的「前言」裏面，楊絳聲明她書中人和事是「據實捏塑」的；「我掇拾了慣見的嘴臉、皮毛、爪牙、鬚髮、以至尾巴，但決不

擅用『只此一家、嚴防頂替』的產物。」我相信不少讀者能夠在《洗澡》中的人物裏面找到自己的投影。在楊絳的《隱身衣》一文中，她會說過，着上了以卑微織成的隱身衣，一個人可以藏而不露、事事如意。她還寫道：「我愛讀東坡『萬人如海一身藏』之句，也企慕莊子所謂『陸沉』。社會可以比作『蛇阱』，但

『蛇阱』之上，天空還有飛鳥；『蛇阱』之旁，池沼裏也有游魚。古往今來，自有人避開『蛇阱』而『藏身』或『陸沉』……一個人不想高攀就不怕下跌，也不用傾軋排擠，可以保其天真，或其自然潛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

《洗澡》一書照作者自己說的是寫「解放思想」，又稱「脫褲子，割尾巴」。這些知識份子耳朵嬌嫩，聽不慣「脫褲子」的說法，因此改稱《洗澡》，相當於西洋人所謂「洗腦筋」。

在我看來，《洗澡》是大陸文壇近來最難得的作品之一。首先最令讀者心曠神怡的是楊絳的小說語言毫無幾十年以來彌漫大陸的毛化

語匯的污染。作者身為舊社會的「過來人」，對純正、自然語言運用自如，無須大段的抒情描述而能用幾句精練的對話繪製出時代氛圍。

意，即蕪菁（葑）與蘿蔔（菲）都是根莖相連，採之即需連根（下體）拔起，以喻夫妻之不可分離。這一篇描繪一羣學人，由於各自不

到無產階級政權在一批普通的知識人當中悄然地得到鞏固。



楊絳：不屬於驚世駭俗。  
《洗澡》分三部份，頭兩篇以《詩經》名句為題。第二篇人物登場，描寫幾對成家夫妻的身世和互相間的瓜葛、矛盾，名為《采葑采菲》。取《詩經》「采葑采菲，無以下體」之

小説的時代背景是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即大陸「舊桃換新符」的時期。楊絳不選擇共產文化圈裏面作家慣用的手法，先去描繪政治背景、黨國大事，然後在這個陰影之下為小說人物「定格」。她始終寫人，一羣無須成為「典型環境裏的典型人物」的個人。他們是自己本身，是通過自己的活動，相互之間的接觸、摩擦、碰撞或撫摸展現「一粒沙」大小的世界。

作者畢竟是黨外人士，她不像大陸那羣自命不凡的女性作家那樣，闖不明白在國家（黨）、集體和個人三者之間，自己的身價在哪裏。寫小說總離不開一個大我（黨國）和小我（自我為中心思想）。

### 政權在知識人當中鞏固

第二篇是以留英學人許彥成及文學研究社創辦人女兒、圖書室管理員楊宓的曖昧關係為中心的。幾組人物，左、中、右式男女，恩愛、厭惡夫妻之間的關係得到進一步展現和發展；與此同時，黨的威力逐漸滲透到個人的生活之中來，各色人物之間的對話甚至出現微妙的用語上的變化。這便意味着，這羣知識人「洗心革面」的開頭。這一篇名為《如匪澣衣》，取《詩經》句「心之憂矣，如匪澣衣」之意，喻心中之憂煩，如同穿着一件從沒洗過之衣裳。

《如匪澣衣》一開頭，研究社的學者都被召集到一塊開會。這次會同「舊社會」的小會可不一樣。這一堆知識份子須得按「領導的指示」，遵循「蘇聯老大哥的先進經驗，按照蘇聯的世界文學史，選出幾個重點，組織人力共同努力，拿出成果來。」當然，重點決不能放在腐朽的資本主義國家文學上，為了突出現實主義和遵守蘇聯的指導思想，偌大的西洋文學被規範於四個作家的身上：莎士比亞、巴爾扎克、狄更斯和布朗悌姐。參與這個會的黨外人士無不張口結舌，但又馴服地聽從上面的命令。通過這一段極精彩的描述，我們能看

語匯的污染。作者身為舊社會的「過來人」，對純正、自然語言運用自如，無須大段的抒情描述而能用幾句精練的對話繪製出時代氛圍。

意，即蕪菁（葑）與蘿蔔（菲）都是根葉相連，採之即需連根（下體）拔起，以喻夫妻之不可分離。這一篇描繪一羣學人，由於各自不同命運和原因聚集成一個規模不大的「文學研究社」，做外國文學的研究工作。他們初次分享到社會主義鐵飯碗的保障，除了折騰自己的工作和適應新的鬆散集體生活外，暫時沒有什麼其他的憂慮。這一部以鴛鴦關係為核心內容。

第二篇是以留英學人許彥成及文學研究社創辦人女兒、圖書室管理員楊宓的曖昧關係為中心的。幾組人物，左、中、右式男女，恩愛、厭惡夫妻之間的關係得到進一步展現和發展；與此同時，黨的威力逐漸滲透到個人的生活之中來，各色人物之間的對話甚至出現微妙的用語上的變化。這便意味着，這羣知識人「洗心革面」的開頭。這一篇名為《如匪澣衣》，取《詩經》句「心之憂矣，如匪澣衣」之意，喻心中之憂煩，如同穿着一件從沒洗過之衣裳。

《如匪澣衣》一開頭，研究社的學者都被召集到一塊開會。這次會同「舊社會」的小會可不一樣。這一堆知識份子須得按「領導的指示」，遵循「蘇聯老大哥的先進經驗，按照蘇聯的世界文學史，選出幾個重點，組織人力共同努力，拿出成果來。」當然，重點決不能放在腐朽的資本主義國家文學上，為了突現實主義和遵守蘇聯的指導思想，偌大的西洋文學被規範於四個作家的身上：莎士比亞、巴爾扎克、狄更斯和布朗悌姐。參與這個會的黨外人士無不張口結舌，但又馴服地聽從上面的命令。通過這一段極精彩的描述，我們能看法望其項背的小說吧。

到無產階級政權在一批普通的知識人當中悄然地得到鞏固。

### 「洗澡」中的自悔與人悔

《洗澡》第三部份叫做「澣浪之水清兮」，是寫幾位主要人物在一九五一年至五二年中共「三反」運動中的「自我改造」，亦叫「脫褲子，割尾巴」。篇名的出典是《孟子·離婁上》。不妨在此把孟軻的原文抄錄於左，供有心人玩味：

「有孺子歌曰：澣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洗澡》最末這一部份就寫幾個舊社會「過來人」的「自悔」和被「人悔」的過程。作者的處理很是巧妙，關於小說核心人物許彥成的片段尤其能耐人尋味。

這本書同大陸一般的明星作品不一樣。對一般作品，評論文章把故事、人物講述一遍也無傷大雅，反而可以幫助讀者扼要地領略作品的大概，但是《洗澡》這部文學作品，卻是要知其中味，無法不自己品嘗。也許這本書會在大陸同《幹校六記》一樣遭到冷落，或像《隱身衣》那樣被評論權威所忽視。也許，這種好書在大陸的畸形文壇上理應「陸沉」。不陸沉的話，我們且看看那些活躍於文藝界的中年「文學大師」怎樣地居高臨下評說這本他們無法望其項背的小說吧。